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柏杨 经典 杂文

柏杨/著



柏杨思录

情爱篇



柏杨思录

柏杨 经典杂文

柏杨/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爱思语/柏杨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13-3448-6

I. 情… II. 柏…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60703号

图书代号: SKSN0711

作 者: 柏 杨 责任编辑: 周 宏

装帧设计: 耀 午 书 装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80×1020mm 1/16

印 张: 21 插页: 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ISBN 7-5613-3448-6/I·369

定 价: 28.00 元

作 / 者 / 简 /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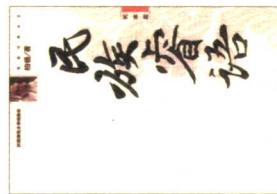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原名郭衣洞，笔名柏杨。1920年生于河南省开封市。其一生学贯古今，著述丰厚。曾因撰写杂文揭露台湾社会黑暗面及《大力水手》案被判入狱及软禁近十年。1984年，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横空出世。振动东西方社会。并在当代华人世界中广为流传。其历史著作《柏杨版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先后在台湾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最有价值，最畅销的十部书之一。1999年，被《国际先驱导报》在香港召开的“柏杨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被公认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杂文家。至今笔耕不辍。



封面设计：澜今书装
80-Ba-17-169

责任编辑：周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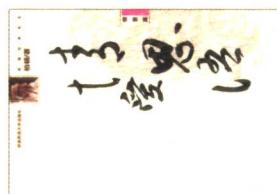
(04) 《民族睿语》



(03) 《世象新语》



(02) 《情爱思语》



柏杨 经典杂文



(01) 《人生奇语》



目 录



一、绝品男女

1. 天生尤物	3
2. 倏伶伶抖着	6
3. 西洋文明	10
4. 吃死孩子	13
5. 颤巍巍算着	17
6. 无声胜有声	20
7. 明眸皓齿	24
8. 倒是葫芦	27
9. 囤房之私	30
10. 提襟故伸大腿	33
11. 股链之用	36
12. 林连哲学	40
13. 牙尖其白	43
14. 握之摸之吻之	46
15. 美貌是第一	49
16. 有红有白	52
17. 女人经	56
18. 平底鞋	60

19. 再说三点	62
20. 最后四点	66
21. 女人的名字：强哉罪	70
22. 弱者的名字：一堆泥	73
23. 男人得自求长进	76
24. 男人露出原形	79
25. 怕的分类	83
26. 所谓“事业第一”	85
27. 把妻子当破鞋	87
28. 困惑不解	89
29. 灵性被督怪	92
30. 文明产物	94
31. 老处女和独身	96
32. 心理危机	99
33. 上帝的叛徒	101

二、 波澜沉思。

34. 爱屋不及乌	105
35. 虚荣和荣誉	110
36. 爱情如火	112
37. 半瓶醋、火鸡型	116
38. 镜右之镜	118
39. 月白风清之夜	123
40. 唐僧是致命伤	127
41. 三心牌	129
42. 危险信号	134
43. 消毒作用	138
44. 爱情是相对的	143

45. 自由恋爱	148
46. 老妻少夫	153
47. 傻子乎？疯子乎？	158
48. 老夫少妻	162
49. 为啥喜欢老家伙	165
50. 公开的谋杀	168
51. 越想越糊涂	172
52. 刀铡陈世美	174
53. 痴心女子负心汉	177
54. 爱情老婆	180
55. 富易妻	183
56. 贫易夫	186
57. 山阴公主万岁	189
58. 危险的投资	192
59. 香和利刀	195
60. 剥掉伪装之功	198
61. 最好是不	201
62. 治疗妙法	204
63. 婚姻的大数	206
64. 别太学	208
65. 努力培养自己的美	210
66. “配”才是良缘	212
67. 门户对	214
68. 要“配”才行	216
69. 婚变	219
70. 人生可恋	221
71. 滚到十八层地狱	224
72. 爱情如作战	228
73. 教育和爱心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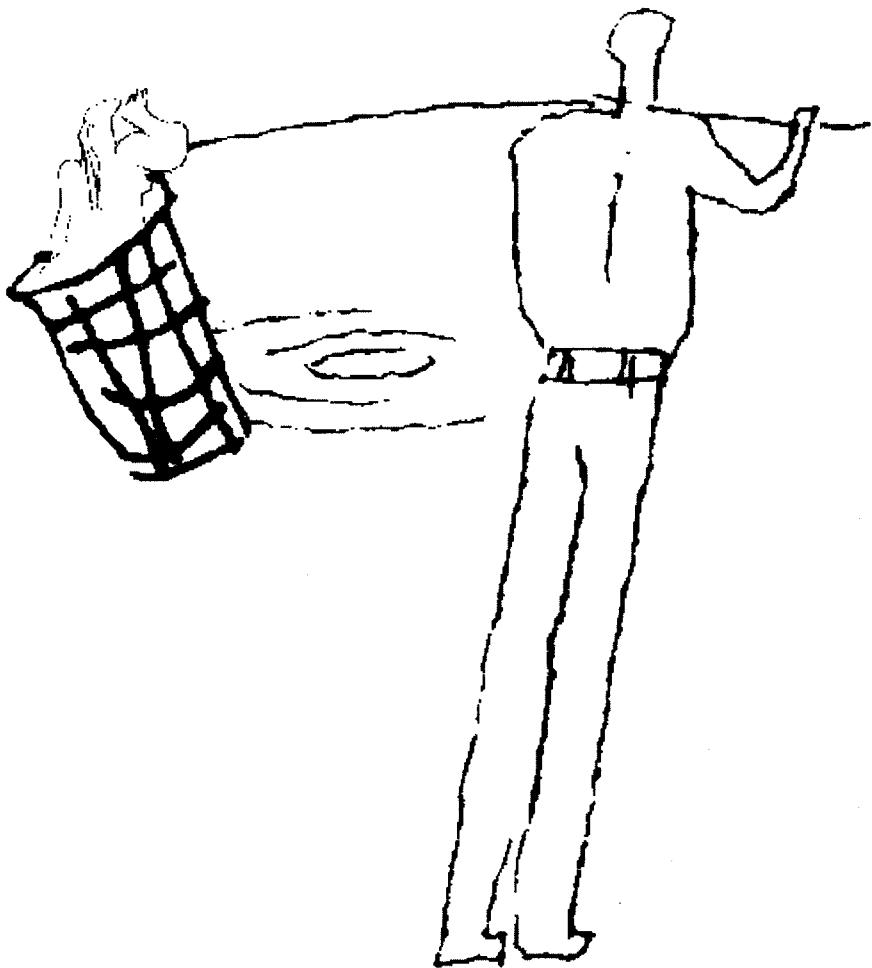
74. 不敏欣赏	235
75. 不贞的恐怖后果	237
76. 有点界线	239
77. “有限”的付出	242
78. 五个问题	246
79. 爱情与金钱	252
80. 隔离破坏爱情	254
81. 爱情有价论	256

三、婚姻解析。

82. 人是会变的	261
83. 爱情功用递减律	264
84. 从一部电影说起	267
85. 大男人沙文主义	270
86. 三重牌	273
87. 斗争的目标	277
88. “魔不掉”泥沼	280
89. 唯夫史观	283
90. 孤立主义	286
91. 千千万万	289
92. 男人薄命	291
93. 阴房幽怨	293
94. 绝世美人	295
95. 勾人魂魄	297
96. 爱慕之情	299
97. 人生三大目标之一	301
98. 她、夏绿蒂	303
99. 三大不幸	305

100. 不是科学定律	307
101. 买一个太太	309
102. 买之奇法	311
103. 一去二十年	313
104. 父的定义	315
105. 面貌并不严重	317
106. 鸡头肉、大小腿	319
107. 千古伤心是结婚	322

一、细品男女



1. 天生尤物

圣人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几希”到底是啥，言人人殊，大学问家对此解释甚多，汇集起来可写一火车书。有人说其差别在于“火”，人类知道用火，禽兽则不知焉。有人说其差别在于“工具”，人类知道用工具，像造个汽车坐坐，禽兽则不知焉，只好仍用四个蹄子乱跑；又有人说其差别在于“言语”，人类会哇啦哇啦讲话，或谈情，或造谣，很是热闹，（试想，一个不会讲话的世界，将是啥模样哉？）禽兽却只会干嚎，什么话都讲不出来，谈情靠磨鼻子，造谣则根本不可能也。

这类说法，太多太多，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皆有其真理在焉。于是，柏杨先生再加上一条曰：其差别在于“爱美”。人类爱美，禽兽则不然，这一点“几希”，非常重要，不信的话，谁见过有哪一只公鸡非闹着要做一套全毛料西装不可？又有哪一只母鸡非闹着要买一件貂皮大衣不可乎耶？爱美似乎是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质之一，而以女人为尤甚，连我们这个讲道德说仁义的国度，从前口头上硬是不敢谈女人，不敢谈美，现在也败下阵来，大谈女人，大谈美了矣。一个中国女孩子在英国伦敦当选为“世界小姐”第二名，使全世界中国人和华裔对英国人的观感都为之一变，这真是五千年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难怪有些年高德劭、道貌岸然的圣人们龇牙，盖他们善于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一旦成了艺术，便受不住。

其实一个“世界小姐”根本算不了啥，想当年特洛伊城之战，打了个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那一战乃人类历史上唯一可赞扬的一战。盖所有的大战，人们往往不知道到底为了啥，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总是把真正的目的隐藏在背后，嘴巴猛喊为了正义、为了救国，弄得战死的人见了阎王爷都不好报到。只有特洛伊城之战，人们心里明白——硬是为了一位漂亮的女士。看起来，俄国没有用飞弹攻击英国，以报选出中国女孩为“世界小姐”的一箭之仇，已经很客气啦。

漂亮女人，可以把男人的魂都勾走，元微之先生称这种漂亮女人为“尤物”，而评之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于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崔莺莺小姐）遇合高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龙，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以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微之先生这家伙对天仙化人的崔小姐始乱终弃，还振振有词，这种恶棍嘴脸，叫人恨不得头往南墙上撞。但从另一个角

度看，他阁下这一段话，却有其道理，盖一个女人如果太漂亮，那简直是不得了，如果再遇上有元微之先生这种毛病的人，那就简直是更不得了也。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尤其是女人的天性，连老天爷都束手无策。但首当其冲的，似乎不是她们的玉貌，而是她们的玉脚。其中学问，研究起来，深奥难测。盖谈到女人的脚，中国女人可以说倒了天下之大霉，中国人最喜欢吹五千年传统文化，跟一个破落户爱吹他八代老祖宗当过宰相一样，谁听过破落户吹他八代老祖宗有羊癫疯乎？是以对于女人缠小脚一事，中国人吹五千年传统文化时，从不去碰，偶尔一碰，也汗流浃背，老羞成怒。偏偏英格丽·褒曼女士主演的《六福客栈》里，亮出小脚镜头，这一揭疮疤，揭得大人先生受不住。先是拒绝在台湾拍，继是拒绝在台湾演，结果啥也没有用，只好来个阿Q，剪了几个镜头。呜呼，该片在洋人国演时，小脚已暴露了个够，而在台湾演时去掉它，不是掩耳盗铃是啥哉？现在中年人的母亲，哪一个不是小脚？即以柏杨夫人而论，亦是三寸金莲，柏杨先生早已看得头昏脑涨，便是再在银幕上多看几眼，也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也。

每一想起女人小脚，我就觉得中国人实在有点异禀。一个画家朋友曾告诉我曰：中国人思想飘逸，洋大人思想实用，君不见东西神仙不同之点乎？土神仙腾云驾雾，洋神仙则笨得多矣，必须在背后生上两个翅膀。实在说，那两个翅膀生得实在别扭：第一，睡觉不舒服。第二，飞得久啦，岂不太累？土神仙腾云驾雾，就惬意非常，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不出门则和常人一样可以大玩特玩。

我想论神仙中国占优，但论到女人的玉脚，则洋人占优。为了爱美，首先在女人脚上打主意，中外华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中国人却想不出一点高级的办法，竟把光溜溜的双足缠得稀烂，不但肉烂，而且骨烂，不但骨烂，而且还跟有些大家伙的训词一样，臭而不可闻也。

柏杨先生认为中国人有点异禀，与爱不爱国无关，务请王孙公子们勿气，我说的有点异禀，乃指缠小脚而言。在这方面，洋大人比较高明，他们发明了高跟之鞋，真是令人脱帽。虽然高跟鞋同样有它的毛病，像挤出鸡眼、磨出老茧之类，但总比缠脚有学问。而且回到家中，穿上拖鞋，也可舒散舒散，轻松一阵。故曰：“高跟鞋是有期徒刑，因它仍有自由的一日。缠脚是无期徒刑，永远在痛苦之中。”

高跟鞋的妙处是使女人的双乳猛挺，盖不猛挺不行，不猛挺则非摔跟头不可。一旦挺出，直指臭男人双目，使臭男人油然生出捧而咬之之念。这非关猥亵，女人们的目的是如此，臭男人们的希望也是如此。你不如此，女人说你木头，同类说你木瓜也。而小脚则达不到此目的焉，试看哪个老太太走路，不是八字斜拧，百美全失乎？

女人穿高跟鞋，风度翩翩，走起路来噔噔作响，能把臭男人的心都要敲碎。迄今为止，男人有橡胶底鞋，而女人一直没有，恐怕有其心理作用在焉。

哪个漂亮女人昂然而过时，不想惹人多看几眼，而宁愿默默无闻耶？

但在脚的美化上，中国人的脑筋似乎有点僵硬，尤其是在高跟鞋上，中国人更不可原谅。古时女人穿的是木屐，为了漂亮变花样时，不是高其跟，而是脚尖脚跟一齐高，看一看日本的木屐便可恍然大悟，盖前面有一齿，后面也有一齿，穿到脚上，仍平平如故，与平底鞋无啥异也。后来到了宋王朝，大概金兵南下，国势殆危，木屐全部运到日本传种（以目前情形看，准是如此。）中国人才改穿鞋子。但在高跟方面，仍无特别贡献，顶多鞋底加上一块木板，以取其响，并用二色相杂，名之曰“错到底”，以取其艳，如此而已。其实，这种鞋子，闭起眼睛一想，恐怕实在没有啥了不起。

清王朝的满洲人士，比较进步，在女鞋底下弄了一根柱子。问题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没有把那根柱子弄到脚跟底下，而竟弄到脚掌底下，和木屐恰恰相反，成了脚尖脚跟两不着地的奇景。结果是高则高矣，其平照旧，除了走路怕跌倒，不得不小心一点，因而显得娇小可人外，别无其他苗头。呜呼，我们五千年传统文化，在鞋子上竟大败于洋大人，真叫人伤心落泪也。

无论承认不承认，洋大人的穿鞋文化确确实实已把黄帝子孙征服无误，我们如果不赶紧想出别的花样，恐怕万世不得翻身。正人君子不信的话，不妨到街上遛遛，准叫你油然而生“试看今日域中，竟是谁家鞋的天下”之感。不要说穿中国固有的“靴”和“凤头鞋”啦，便是穿某些地方还流行的布帮鞋，有几人耶？即令有人大胆穿出，其土豹子之相，也将笑掉假牙。

高跟鞋已成为不可抗拒之物，纵是义和团诸同志从坟墓里揭竿而起，都没有用。这玩意儿既属舶来，自然被洋大人牵着鼻子走，洋大人鞋头尖，中国人也尖之。洋大人鞋头圆，中国人也圆之。洋大人穿五寸高者，中国人也五寸高之。洋大人在鞋上绣些珠宝，中国人无珠宝，玻璃片是有的，也挂上一串，以闪闪发光之。俗语称落后地区的老百姓为“老赶”，指夸父追日，老在屁股后赶之谓也。五千年传统文化，到女人脚上，先轰然而垮，恐怕还要气喘如牛地赶一些时也。

2. 俏伶伶抖着

以小看大，鞋的文化是整个民族文化的一个环节，鞋的文化既垮，其他文化自然站不住，非被搞得稀里哗啦不可。中国女人缠足之术，不太高雅，从五六岁缠起，受尽各式各样的酷刑和痛苦，才能达到“美”的境界，(现在看起来美不美，那是另一回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美的标准，说不定后人看我们现在的高跟鞋亦颇可笑，甚至还十分恶心也。)未免本钱下得太大，而且往往缠成粽子脚，成了四不像，与原意相违，那就更惨。然而主要的缺点还是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永远奇臭，便是洒上十桶八桶巴黎香水，都不能使它香喷喷和喷喷香。

高跟鞋的优点便在于此，随时随地可以穿将起来，婀娜婀娜。遇到上山上坡，一点也不假地能够如履平地；遇到空袭警报，或涉水过河，也可脱了下来提之抱之，拔腿就跑。缠足的美人儿，便无此项便利也。何况穿高跟鞋的脚，还有办法避免臭味乎。不过，话又说回来，女人乃十分奇怪而又十分奥秘的动物，为了漂亮，什么可怕的事都做得出，自残身体的缠足便是一例。西崽先生们可能说这是中国人贱，其实洋人也同样有此贱病，很多女明星为了使玉脚穿到高跟鞋里看起来消瘦，以便男人们兴起“不胜盈握”的荡漾之情，硬把小脚趾割掉，(当然是请医生安安全全地割掉，不会自己用斧头砍下，我们大可放心。)你说爱美这玩意儿，害人不害人哉。

鞋文化的精华集中在“高跟”上面，高跟的妙处在于它可以使女人那双雪白的玉腿俏伶伶地抖着，那一抖真不可抗。想当年木马屠城记，说不定就是海伦女士穿高跟鞋的玉脚抖出来的。而现在到处选美，恐怕那股抖劲也占重要地位。中国小姐在英伦一举而名震世界，是不是跟这俏伶伶地抖着有关，报纸上没有报道，我们也不知道，但我想她的双腿如果像木棍一样插在那里，恐怕不致如此光彩。

跟越高而那种抖也越美，也越抖得男人的心脏大鸣大放，它所引起的爱情力量，连火车头都开得动，这一点很重要，此所以高跟鞋的跟，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细也。抗战时，中国流行穿满高跟之鞋，那是从巴黎传来的样式，早已落伍，因海运被日本切断，洋风吹不进来，所以一直保持了八年之久。等到抗战胜利，一看细跟的早已出笼，不禁大急，慌忙赶上，已土豹子了多时矣。

高跟鞋后跟之高而且细，曾在世界上造成严重威胁，很多名贵的地毯，

女人走过，步步莲花，一个坑跟着一个坑，坑得主人叫苦连天。而且全身重量全部压到一根细柱之上，它也吃不消，不是今天断啦，便是明天秃啦，烦得要命。于是，就在去年（一九六〇）冬季，来一个大大的反动，出现了酒杯跟，当时柏杨先生就断定它流行不起来，无他，粗似一块焦炭，女人穿上，只能稳如泰山，不能俏伶伶地抖，谁还喜欢它也。

果然不错，今年（一九六一）的跟，不但更高，走起路来如不飞跑，双脚尖尖，就非摔个狗吃屎不可；而且更细，而且跟是钢铁做的，不但其声噔噔噔，可敲出男人之魂，复不秃不断，永保政躬康泰，你说妙不妙哉？如此尖锐的文化侵略，抗得了乎？

除了脚上的高跟鞋，女人身上变化最最多端之处，恐怕要数头发矣，俗语云：“大丈夫当顶天立地”，高跟鞋立地，各式各样的发型则顶天焉。一个女人，如果有一双使玉腿俏伶伶抖着的高跟鞋，又有一头乌黑光亮、日新月异的头发，虽不叫男人发疯，不可得也。

高跟鞋有大学问在焉，但女人花费的时间，似乎仍以头发占得最多。对待玉足，顶多往脚指头上抹点蔻丹可矣。柏杨先生幼时，有人从上海来，说上海女人穿鞋，不但将脚丫全露了出来，而且把十个脚指头，涂得红红可爱，听者一个个目瞪口呆，盖太超出常识之外，我们那群乡下佬梦都梦不到天下竟有如此奇景。不过根据文献和柏杨先生的亲身观察，女人在脚上玩的花样，也到此为止。

只有头发则大大不然，有一则故事说，妻子对丈夫曰：“以后交通方便，从上海坐火箭，只五分钟，便可到迪化。”丈夫曰：“再快也得两小时零五分。”妻问何故，答曰：“做头发就得两个小时。”做头发几乎是女人化妆的主要阵地，描眉能描几分钟乎？涂口红又能涂几分钟乎？便是打黑眼圈和往脸上敷粉，也不过一杯茶工夫。独对头发若有不共戴天之仇，整了又整，梳了又梳，卷了又卷，烫了又烫，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诗云“水晶帘下看梳头”，应是人世一乐，试想明窗净几之下，小童捧巾、丫环捧水，有美女焉，在那里桃脸对镜，微歪其颈，双手如玉，在发浪中柔和梳动，而樱唇噙着发夹，情人则埋身于沙发之内，心跳如捣，喉干如烧，那当然是一番销魂图画。可是，有这种福气的有几人耶？差不多都是孩子在一旁闹，老爷在一旁叫，天大诗意，都被闹叫得精光。

女人对头发的注意，可在广告上得之，常见报上有广告曰：“黑玫瑰的八号某日起到玛丽厅”，“凤凰飞的一号某日起到新保罗”。柏杨先生一直到去年（一九六〇）才弄懂其中奥妙，原来太太小姐，日常无事，有三种消遣：一是打麻将，一是造别人谣，一是做头发。跟银行一样，各有其固定户头。差不多的太太小姐都有七日之痒，也有的则是五日之痒和三日之痒，靠色相吃饭的女人——像酒女、舞女、明星，则更有每日之痒，那就是说，她们天天都得把头发做上一遍。